



糖醋理娱

《说唱新世代》的另一种可能

□李睿

自从2017年《中国有嘻哈》风靡了一整个夏天以来,国内说唱重获关注已有4年之久。今年夏天,前有芒果TV推出《说唱听我的》,后有《中国新说唱2020》再开播,近期,以小众、年轻、高黏性为特点的B站推出了《说唱新世代》,这下国内的音乐类综艺几乎被说唱节目包揽。

对于这类节目,原本就喜爱说唱的观众自然痴迷,但对于大众来说,如果没有流量加持,很难去长久欣赏一个“不太懂”的综艺,毕竟大众除了free-style、skr等吴亦凡带火的老梗,对Trap、Gangsta、Old school、New school等嘻哈音乐的概念名词很难理解和分辨。就像今年的《中国新说唱2020》,最火的头两期是靠药水哥、Giao哥两位土味网红拉起了热度,观众们最多看个热闹,评判一句“厉害”或者“不厉害”。

在众多音乐类型中,嘻哈依然是相对小众的音乐类型,它不像流行音乐迎合大众,也不像摇滚乐曾经有过光辉岁月。嘻哈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黑人音乐,充满了街头、反叛、诽谤、愤怒的风格,也不乏拜金、好勇斗狠的歌词,这让许多荷尔蒙爆棚的年轻人崇拜疯狂。

是的,《中国有嘻哈》将嘻哈音乐带到了大众面前。但随着关注度骤增,嘻哈文化的原生特质历经各种风波,一时之间,嘻哈音乐走入了尴尬境地,说唱似乎也成为了坏孩子的代名词。后来经过种种改造,说唱类综艺逐渐找到了一条“规矩”的商业化道路。

在这样的刻板印象里,B站推出的《说唱新世代》令人耳目一新。导师选择了圈内鼎鼎有名的MC HotDog热狗、Higher Brothers坐镇,主理人是具有超强综艺感的黄子韬,还有新生代的Rich Brian加盟,导师阵容足够强大。节目由《极限挑战1-4季》的导演严敏打造,设置了许多真人秀环节,虽然是说唱音乐类节目,但强烈的综艺感让节目形成了真人秀竞演的独特风格。

先抛开节目的好笑程度和综艺感不谈,单从选手的创作及演唱来说,无疑找到了中国嘻哈的另一种可能,也找到了中国嘻

哈界年轻一代的心声。选手中虽不乏OG(元老),但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,这些年轻人给了观众不小的惊喜。

“她也是谁的妈妈,女儿啊,妻子啊,朋友姐妹啊……”年轻选手于贞创作的《她和她和她》唱了三个朋友的故事:第一个是想留长发担心也只是藏在手术帽下的女医生Lisa,第二个是父母给了很大学习压力的女学生Rita,第三个是面试律所的女律师Lina。于贞以朋友的视角倾听她们的烦恼,描绘了职场、家庭、社会的偏见,然后鼓励她们勇敢追求梦想和自由,曲风温和,唱词调皮可爱,像小妹妹之间的谈话,在温暖中蕴含了力量。女性议题一直是近年来创作者们关注的社会问题,比起高擎“女权”大旗的呐喊,让听众如沐春风般地在三个角色的故事里完成共情,更高级也更动人。

《雨夜惊魂》反映了校园暴力问题,歌曲融合了很多声音:水滴声、书包和笔袋的拉链声、沉重的撞击声、高跟鞋走路声从缓慢到后面变急促、相机快门声、嘲笑声,选手圣代从旁观者、受害者角度分别描绘了校园暴力受害者的遭遇。歌曲后半截突然画风一转,转到“施暴者”的角色,唱腔也发生改变,营造出更加诡异的氛围,人格分裂般的两个声音令人毛骨悚然。歌词“凶手不止一个,死者不止一个。被害者的加害者,加害的被害者”写出了校园暴力的可怕,以及旁观者无动于衷带来的恶性循环。

《说唱新世代》的口号是“万物皆可说唱”,这些选手用细腻的眼光看世界,用观众的话就是“走心了”。

比起其他音乐类综艺,《说唱新世代》还有着B站独特的观看体验,开弹幕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。比如节目第一期的Cypher环节,有个性的选手选择不参与,导致某组的演唱效果不佳,黄子韬愤怒地说“不录了”,还扔掉道具“哔特币”黑脸走人,换做别的节目或许早就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掐起架来,但是在B站的弹幕里,观众一水的评论:“习惯了。”这样的观看体验十分和谐,在原本紧张的节目氛围中甚至透出一丝搞笑。

□刘雨涵

“人淡如菊”原本是一种清新小众、文艺高冷的人设,而万茜的人气暴涨,让它如今变成了一种高危人设。对于有些明星来说,如果他们挂着二三档开在乡间的小路上,在路人的眼中,也会是一道别致的风景。如果他们突然猛踩油门,急速换挡,开到高速公路上去飙车,在配件不磨合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,就会“翻车”系数大增。目前万茜大概正处于这个高危的“换挡”期。

因为在知乎上点赞了一条diss宁静和郁可唯的回答,万茜引发了一场见所未见的“锅传锅现象”,并把一出娱乐圈吃瓜事件上升为了互联网安全事件。在知乎点赞被网友议论之后,万茜发图文称,“盗号的,你没有心”,随手就将点赞划归为盗号事件。可是如此一来,势必关系到了程序员们的职业尊严,于是引来阿里巴巴安全部、知乎安全局和网易邮箱的接连回应。随着事态的扩大,万茜方面便沉默是金了。网友们反讽说,“别问,问就是人淡如菊不想红”。“人淡如菊”,之前是万茜的圈粉标签,如今却成了讽刺她的“黑话”。原本是需要文火焙煮的菊花,非要大火急炒,最终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。

万茜口碑的转折点,大概是从在《定义》节目中接受易立竞的采访开始。被主持人易立竞问为什么要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,万茜说自己只是想蹭指导老师的课。被问“怎么看待‘红’”,万茜说,“我本来就没有一颗红的心,懒得折腾,所以没红也很正常。”而易立竞提醒她,“你参加过《舞林大会》,这不是在折腾吗?”万茜则是“选择性失忆”了,“你不说我都差点忘记了”。易立竞又继续“补刀”：“你参加了两季。”万茜自己说,她的理想是当“青年表演艺术家”。而经纪人亲口证实她在2015年同时轧了四部戏。

有句话说,社交之所以让人感到疲惫,是因为人们都试图表现出自己并不具备的品质。万茜在节目中的表现,充满了让人心累的拧巴感,大概那种“不想红”并不是她内心所具备的品质。俗人有追逐成功名利的乐趣,雅人有追求艺术品位的乐趣,如果能够各安其事倒也坦荡磊落。要是在雅俗之间摇摆不定,心口不一、言行相悖,这种迷惑行为真的很

万茜：『人淡』偏要红，换挡易翻车



赶客。

毫无疑问,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让万茜有了一线女星的人气。可是作为一个演员,万茜不是在《演员的诞生》或《声临其境》这样考察业务能力的综艺节目中脱颖而出,而是在一档女团养成节目中出位,这和她的本职工作真是南辕北辙了。而且这种出位,还被网友们质疑有强捧和抬咖的嫌疑。

作为湖南人,万茜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可能真的有些主场作战的优势。一出场,万茜就成了“团宠”万人迷的人设,王霏霏视她为女神,很多姐姐跑过来说想和她组队,一通全团夸。有人感觉万茜像是拿了《偶像来了》中林青霞的剧本。可是,以林青霞的江湖地位,确实担得起这样的剧本。放在万茜的身上,却好像是套上了一件大了好几个码的戏服,扮上了不属于自己角色。万茜确实曾经出演过几部热门影视剧,比如在《裸婚时代》中扮演女二号陈娇娇。但同样是配角,她和蓝盈莹在《甄嬛传》中扮演的浣碧所产生的影响力,显然不是一个量级的。《猎场》中出演熊青春算是积攒了一定的国民度,但基本盘还是太弱。很多观众看到她还是会有大大的问号——“这谁啊?”

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前几期节目中,万茜确实能够圈一些好感,酷飒帅气的淡定让她充满女性的力量,可是随后便鲜少产生水花。其他姐姐或多或少都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,曾作为歌手出道的万茜在唱歌方面,只能算是不拖后腿。在跳舞方面,则是整体拉跨,力量不够,卡点不准,姿势颠倒,站位偏移……第四次公演时用舌头舔手指的那个ending(结尾)动作,营销号直接闭眼夸,但最终效果却是油腻到出圈。这样的水平却每次都能在观众喜爱度排名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,票数还是大比例胜出,于是质疑便来了。

过度营销也是万茜丧失路人缘的一大原因。因为手臂骨折,万茜前前后后上了10次微博热搜,被称为“医学奇迹营销”。再加上之前秦昊说漏嘴,暴露万茜此前曾发动与自己合作过的男艺人给自己发打call微博,事后经纪人认领是自己制造的营销事件。

如果要在娱乐圈里找到一个对照的案例,万茜的变化有些像黄轩。2016年黄轩凭借电视剧《亲爱的翻译官》正式爆红,在那之前,他是文艺片里的演技派小生。黄轩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在别的圈子里不好感知,但是在娱记圈里,绝对是一线的,他尤其是许多女娱记的心头好。采访名单里就算有一线大咖,也很难激发出江湖老娱记们的兴趣了,但如果听到采访名单里有黄轩,基本上都是两眼放光,“带我一个!”而在爆红之后,黄轩却在《创业时代》《完美关系》几部作品里表现让人失望,甚至连演技都被批油腻和空洞。

如果明星常年在二三线徘徊,还可能带有某些神秘光环,让人以类似单恋的感觉填充了自己的想象,比如不争不抢、云淡风轻、低调有内涵。而当他们冲上一线,则意味着全方位的曝光,在大众360度的检视下,如果发现对方不过如此甚至是空空如也,路人好感便会骤然降低。

在人气爆炸之前,万茜给大众的印象是带有魅惑的疏离和经过沉淀的清澈,这种气质在娱乐圈中简直是独一无二。只是现在,她的那种安静和神秘被打破了。如今的万茜,在女团选手、攻气十足、姬圈天菜、独立女性、人淡如菊等各种宣传意向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。以打造流量明星的方式来运作有着清冷淡泊气质的明星,这样的宣传策略是否可行,见仁见智,只是此番操作,让人气和口碑如同鱼和熊掌,二者难以兼得。